

一束火红的玫瑰花

张凤英

我的父亲是一个山东大汉,长得五大三粗;而母亲是一个江南美女,是个娇小玲珑的身材。父亲性情暴躁;母亲性格温柔。邻居们都奇怪,他们两个水火不容的性格怎么能生活了一辈子呢?那年腊月,是母亲和父亲结婚50周年的日子,也是母亲70岁的生日。晚上,我们七个儿女在父母的家里为母亲举行了烛光生日晚会。母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她一直微笑着看着我们忙碌。大弟弟为母亲买了一个好大的生日蛋糕;二妹妹张罗了一桌子好酒好菜;小妹妹为母亲点燃了红红的生日蜡烛。烛光生日晚会就开始了。

突然,父亲说:“你们等一会儿,我要下楼拿一个礼物送给你妈。”于是父亲推开门下了楼。不一会儿,父亲捧着一束火红的玫瑰花走上楼来。原来他是把玫瑰花藏在了楼下的车库里。这时候,小弟弟把音响打开了,婚礼上常用的旋律慢慢响起来了。老父亲学着年轻人的样子单腿跪在母亲的面前,把一大束玫瑰花举在手里,说:“孩子他妈,祝你生日快乐,也庆祝我们白头到老。”我们大家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……

可是,母亲她没有像电视剧里演戏那样接过玫瑰花,而是一下子愣住了,然后突然捂住脸哭了起来,越哭



越伤心,从小声哭泣演变成了嚎啕大哭……

弟弟妹妹年龄小,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。而我是母亲的长女,最能理解母亲的一腔悲情。母亲和父亲结婚的时候,正值五十年代初期,很多年轻的妇女都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,毅然走出家庭参加了社会工作。母亲从小非常喜欢文艺工作,于是也走出家庭参加了铁路文工团的工作。但是,父亲是一个封建思想特别重的男人,他不能容忍母亲经常和男演员们一起排练,三番五次和母亲吵架。久而久之父亲的火爆脾气开

始有所改善了。特别是到老年以后,父亲对母亲照顾得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。

直到有一天,父亲病倒了,我们才知道,原来父亲已经得了食道癌,并且到了晚期。父亲拒绝做手术,他要省下钱来给母亲养老,他说:“你妈没有退休金,这些钱留给你妈用吧。我已经活到78岁了,在咱们家也是高龄了,我知足了,我只有一个愿望,就是在我走了以后,你们能够好好照顾你妈。”

听了父亲的一番话,我们都为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所感动。

行走烟台

投稿邮箱

xingzouyantai@126.com

感谢读者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,又到年底报纸征订季,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,您的支持将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欢迎订阅2016年《齐鲁晚报》,订报电话:18660095727。

诱人的就头

张建勇

上世纪“文革”开始那年我进西完小就读一年级。西完小,全名是“石水头联办小学”。“文革”前,岚子、玉泉庄和院庄1-5年级的学生都在这里就读。“文革”后孩子多了,小学便由各村单办。西完小成了我们村的单办小学。

西完小回门朝西,门前有个市集。出了校门向北走十几步,有一个两间房的小商店,小商店前有一个给牲口钉蹄子用的栓马桩,遇上不老实,不让钉蹄子的驴马骡,钉蹄子时将其绑在上面。给牲口钉蹄子的行当,村里人称为“钉蹄匠”。我们村钉蹄子的人姓张,因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四,人们便把他的“行当”称谓与他在家里的排行结合起来,叫他“钉蹄四”。七个村,就他一个钉蹄子的,买卖挺红火,特别是赶集这天,他早早就忙活上了。

中午放学时,忙活完的“钉蹄四”已将他的小桌摆到了小商店前,桌上的酒杯斟满了酒,一双筷子搁在碗上,就头就搁在碗里,是一块叫不上名来的东西,有四五公分长,二三公分宽,深红色,臭臭的,黏黏的。他喝一口酒,用筷子夹一点那就头,然后放下筷子,和周围的人啦会儿呱,再端起杯喝一口,再夹一点那就头。他喝酒的样子和别人不一样,他端到嘴边的酒不是喝进去的,而是吸进去的,进他嘴里的酒是带响的,吱吱一声,声音很大,特别诱人。

五年级毕业后离开了西完小,随着以后的求学也离开了村子,此后再没见到过“钉蹄四”喝小酒的那种潇洒自得的样子,不过他吱吱一声的那口小酒和他碗里的那就头,却时常像电影似的在我脑子里过一过。

真正圆梦吃上“钉蹄四”吃的那臭臭的、黏黏的东西,是在一九七七年参军之后,到部队第一顿早餐的就头就是那东西。自此我知道了这臭臭的、黏黏的东西叫豆腐乳。

母亲的谚语

刘学光

近日回乡探望,跟八十岁的老母亲聊天。母亲张口就说:前几天村里的“猴精”死了后,没有几户给他送“纸钱”的。他家冷冷清清的很凄惨。那人一辈子从不吃亏,精得跟猴子似的,就是人品太差劲了,真是“不行春风,难得秋雨”呀!母亲随口就是一句谚语。我惊讶地望着母亲,静静地听着母亲说着“猴精”一生的所作所为。

记得小时候,经常到“猴精”的家门口,看他跟他父母吵架的场面。那时他刚结婚,和父母住在一起,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,他老婆就骂婆婆,那可是一千句不重样的恶语狠话,骂得人都起鸡皮

疙瘩。他就骂老爹,那可是一句接一句不带打弯的梦话醉语,有板有眼,有条不紊,简直是欣赏一场活话剧。他的老爹老妈气得跺脚哭泣,他也从此出了名。由于他和人交往处处算计,耍小聪明,不厚道,光想得便宜,不想吃亏。长此以往,人人都厌烦他,家家都膈应他,人称外号“猴精”。后来他跟左邻右舍为一点小事,争得面红耳赤,有时还大打出手,闹得鸡犬不宁,人人见他都像躲瘟神似的,他也成了孤家寡人了,慢慢过上了“屋脊开门”不求人的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后来全村人都不理他,他见人都低着头走路,都说他就三门亲:丈爷、舅子、捎连襟,俗话说就是“过死门子”了。

记得前些年,我奶奶百岁仙逝

时,全村老少都来悼念。老宅人往,花圈,纸钱,堆如小山。奶奶一生与人为善,从来不与别人红脸、闹别扭,都是宁愿自己吃亏,也要让别人得益。经常帮助左邻右舍。以前,奶奶常说:“吃亏是福呀!”现在回忆起奶奶这句话,和现在母亲说的“不行春风,难得秋雨”的谚语,心中满满的正能量,仿佛春天播下“善”的种子,夏天就会收获一大片“善”的绿荫,秋天就会收获硕果累累丰收的“善”的果实。那就是种下瓜就会得瓜,种下豆就会得豆,种下你对人家的好,就会收获人家对你的好。

“不行春风,难得秋雨”这句谚语,就是说不付出,也就没有回报。只有付出,才有收获。

过去常用的那个字

栾桂杰

去年辽视春晚的主持人在侃民间习俗的时候,特意提到了一个“逮”字,屏幕下方打出的也是这个“逮”字。心里不禁一乐,耶,这个字眼面前还有用的么?在我们胶东这地方虽不说销声匿迹了,但已很少能听到说“逮”的了,偶尔哪阵子听到有人问“你逮了么”?如果不是戏谑调侃,你会感觉这人土里土气的,老土了,土得掉渣;没想到辽宁那台还在用,听起来备感亲切。不过,私下里也想,即使在那边,恐怕用“逮”字的人也是愈来愈少了吧?

说到这“逮”字,其实就是“吃”啊。以前的京话叫“吃”,我们这穷乡僻壤的乡下“老倪(泥)家的孩子——一色”都是喊“逮”。小孩子饭后碰到村里的叔叔大爷,要毕恭毕敬地问候:“大爷,你逮饭了么?”“六叔,你逮饭了么?”这是有礼貌

的举止。半大的孩子或是同辈份的人饭后凑在一起,就没那么多讲究了,但至少会从嘴里扔出一句半句的“逮饭了?”“逮了?”,算是打过了招呼,或问候一声。人人如此,村村如此,以至于乡下人统统如此,概莫能例外。这就是我们常言道的民间习俗吧。倘是某一天忽拉巴(突然)碰到一个人,他用愉悦的、发音清晰的现今的普通话问候你:“你吃了么?”你会猛可里一楞,就好像一个下里巴人一下子碰上了阳春白雪,感觉浑身上下不自在,无形中感到自己的贫贱低微,就是乡下人常说的小村人家的孩子,没见过世面的那样。

在我的记忆当中,再往前数个三十二十年的,还不算是老辈子,仓颉造字,千字万字当中,当数这“逮”字最是遂人心意,最吃香的了。你瞧,有“逮”的就意味着能填饱肚子,不挨饿,能够活下去。那这

“逮”字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使用,沿袭至今的呢?没做过考究,不敢妄加评说。至少,打我记事起,从我的爷爷那辈,家里人都在一直说“逮”“逮饭”,我爷爷是民国生人,那我爷爷就生活在清末了,就是说,这个“逮”字,在我们胶东乡下的老家,已经沿用了好长一段时间,一直可以上溯到清朝,或者更久远的年代了。

老辈子人“逮”不上饭,“逮”不饱,希望能“逮”上饭,“逮”饱饭——无怪乎这个“逮”字在人的眼里是个香饽饽了,很是吃香喝辣,可能就包含“逮”的渴盼吧?

再说这个“逮”字呢,正日渐淡出人们的口语,在现今的生活中消失,只作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谈莫论的聊资,顶多算在这里扯闲篇而已。可不管怎么说,一个“逮”字,的确能勾起好多过去常用“逮”字的人的许多往事回忆来。